

一位母亲肝肠寸断的哭诉——

熬!熬!熬!湘潭男子的6年黑砖窑非人生活

文/图: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唐天喜

10年, 够一个小孩读完九年义务教育; 10年, 够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 10年, 够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实现奥运会男单两连冠……

而对于湘潭男子赵谦虚来说, 在他离家后的10年里, 父亲去世, 母亲独自住在廉租房, 无人承欢膝下; 他自己头4年一事无成, 后6年更被困在广东的黑砖窑里, 不但分文未赚, 还患上了糖尿病。

11月4日, 他终于逃出生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湘潭时, 想起10年前他决定远行时, 曾答应判给妻子的10岁儿子买玩具飞机的承诺, 不禁潸然泪下。

11月29日, 赵谦虚的母亲戴春莲在湘潭向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讲述了自己儿子身陷黑砖窑的不幸经历。



戴春莲母子重逢后的喜悦又立即被无钱治病的愁云笼罩。

和父亲闹矛盾, 他离家出走

11月29日, 在湘潭市雨湖区的一家医院里,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见到现年44岁的赵谦虚时, 他正躺在医疗病床上打着点滴, 溃烂的右腿被吊起来抽液消炎。值班护士进来对着他的母亲戴春莲说: “去交钱吧, 药快用完了。”

而66岁的戴春莲却是一脸无奈: “都欠了好几千块了, 可我们实在是没钱, 所有亲戚都借遍了!” 戴春莲告诉记者, 儿子赵谦虚现在用的药还是医院特批的, 据医生所说, 赵谦虚因糖尿病引起腿部神经坏死, 要想保住脚, 大概需要10万元。

想起这一切, 戴春莲禁不住老泪纵横; 而一旁的赵谦虚除了安慰母亲, 也是无奈和后悔之极。因为这一切, 都源于赵谦虚自己10年前的离家出走。

2003年, 赵谦虚离婚, 儿子判前妻抚养。加上单位不景气, 他下岗在家。又因为家庭琐事, 赵谦虚和父亲的矛盾

不断升级, 家人也被他们两个“犟脾气”闹得不得安宁。

2004年2月, 赵谦虚决定南下广东打工, 一则减少和父亲摩擦的机会, 二则改变自己的现状。离家那天, 母亲戴春莲和他10岁的儿子, 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当时承诺, 一定会给儿子带玩具飞机回来。

不成想, 这一别竟是10年。到了广东后, 赵谦虚先后在广州市、东莞市常平镇、厚街镇、大朗镇等多家单位打工度日。但收入不高, 工作都不称心。在生活困苦时, 他曾经多次去黑市卖血求生。有时一个月卖三次血小板。而此时, 赵谦虚远在湖南湘潭的母亲戴春莲, 对此一无所知。

戴春莲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2008年春节前, 离家约4年的赵谦虚给家里打来了电话, 她一听见儿子的声音就哭了, 让儿子快回家。原来, 当年赵谦虚走了不

培训结束后, 工资按件计算, 月工资在3500元-5000元不等。

赵谦虚跟着对方上了停在附近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当时, 车上有三个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后来, 又陆续上来了十多个跟赵谦虚一般年纪的男子。一直到广州火车站的钟响起了晚上8:30的钟声, 面包车才启动。

赵谦虚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跌入了陷阱。

面包车在路上大约颠簸了四五个小

到一个月, 其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 不到半年便过世了。当时, 赵谦虚听母亲所说后, 许诺马上回家。可对于没有赚到钱的赵谦虚来说, 那不过是个托词。他想要赚了钱才回家, 不然没面子。

戴春莲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儿子回家, 便打电话去催。可是, 接电话的并不是赵谦虚, 再拨时, 儿子的手机提示关机了。

半年过去后, 戴春莲再也无法等下去了, 她怀疑儿子进了传销组织, 不然不会突然失踪。于是, 她带着大儿子, 或者委托自己的大弟弟在湖南、广东两地跑, 可都没有找到。

2008年, 赵谦虚走后的第四年。戴春莲的大儿子车祸去世。戴春莲没心思找赵谦虚, 甚至也没心思哭自己命苦了。不久, 拿着1000多元退休工资的戴春莲住进了不足40平方米的廉租房, 孤独度日。

时, 才到了所谓的公司驻地。当晚, 招工的男子让赵谦虚交出身份证、手机和随身物品, 说是公司为他们统一管理。

到了第二天早上, 当赵谦虚跟随做工的人群来到一片摆满了砖头的工地时, 他才明白, 自己被骗进黑砖窑了。赵谦虚提出不在此地打工, 叫对方退还身份证、手机和随身物品, 可回应他的是一顿拳打脚踢。无力反抗的赵谦虚从此过起了在黑砖窑打工的日子。

有看守出于良心会送来一件烂的旧夹克。到了深夜, 赵谦虚和其他人又在看守们的“陪同”下, 回到工棚睡觉。

工棚是由竹子搭建, 周边用油毛毡围起来, 不到10平方米。床是一个大通铺, 床脚是由砖砌起来的, 上面铺有木板。晚上洗澡时, 也只能洗冷水。“刚开始时, 还有自己带来的肥皂, 到后来, 就只能淋一下了。”11个人挤在一起, 汗臭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 赵谦虚禁不住暗自垂泪。

“晚上睡觉时, 依然不能讲话, 就连大声哭也不行。”赵谦虚回忆, 看守们白天会轮班, 晚上也会安排一个人睡在工棚里。当然, 看守是单独睡的钢丝床。如果发现有人讲话, 或是哭, 不是训斥, 就是打。

就这样, 赵谦虚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逃一次, 被打一次

如此黑暗的日子开始后, 赵谦虚并不甘心。他想着能逃出去。

但让他奇怪的是, 他在这里做事, 都看不到附近的村民, 除了60多个工人和看守, 唯一见过的外人, 就是来拖砖的货车司机, 车门上写着“广州市白云区”而司机来时, 也有看守陪着, 赵谦虚没法求助。

大概在半年后, 赵谦虚谋划了第一次逃跑。“听看守的人谈起, 我知道要过节了, 在这样猪狗不如的环境下, 尤其想家。”那天夜里, 在看守睡着后, 他轻手轻脚起床, 绕过看守, 偷偷地走出工棚, 在走了一里多路后, 他开始快跑。然而, 最多跑了两公里, 赵谦虚就被四个人给抓了回来。“没想到他们还有暗哨!”

赵谦虚被抓回来后, 看守先是骂他, 他就顶嘴, 一顶嘴, 就迎来一顿打。然后, 看守把赵谦虚丢在床上, 不管了。第二天, 看守让赵谦虚照样出工。

赵谦虚并没有被打所吓倒。他后来又多次逃跑, 但每一次逃跑, 都逃不过三四里路就被抓回。跟他一起做工的工人也多次逃跑, 但因为相互之间不能说话, 每一次逃跑事件, 都是一个人逃跑, 结局都一样: 被抓回来一顿打。而赵谦虚在再一次逃跑被抓后, 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挨打。那次, 看守叫来所有的工人围观。然后, 七八个看守拿着木棍、铁链子对着他一顿揍, 打得他喊天呼地。“我那时只好用手抱着头, 只求保命。”结果, 这一次赵谦虚的背和腿被打得皮开肉绽, 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那时候, 尤其想家, 想儿子, 但却不敢哭出声来, 只能在被窝里偷偷落泪。”

“没有药给我吃, 更不可能带我看医生了。在他们看来, 只要没把人打死就行。”赵谦虚说, 那时, 他都无法自己吃饭, 还是工友喂了几天。

慢慢地, 赵谦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

逃出魔窟, 40多岁像60岁老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一晃6年过去了。赵谦虚和工友们在折磨和盼望中挣扎着。

今年10月11日, 赵谦虚终于逮住了逃跑的机会。当天下午, 黑砖厂发生了塌窑事故, 造成了五六人伤亡。“趁着场面混乱, 看守人员松懈之际, 我当晚逃走了。”赵谦虚说, 直到逃出来, 他都不知道被騙在哪里打工, 也不知道老板是谁, 只记得两个看守人员: 一个操四川口音, 外号叫“长毛”, 另一个外号叫“山东”。

4天后, 10月15日, 赵谦虚一瘸一拐地从偏僻农村走到了城市, 找到了广州市救助站。

在广州救助站, 工作人员发现赵谦虚右脚前掌乌黑溃烂, 伤情严重, 便带他去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来, 今年8月, 赵谦虚右脚被砖头砸伤, 引发了糖尿病并发症。

在住院半个月后, 广州救助站为他购买了车票。或许近乡情怯, 或许是6年没有说话, 他把老家湖南说成了湖北, 阴差阳错地坐火车到了湖北, 又辗转在荆州救助站落了脚。

荆州救助站几经核实, 得知赵谦虚的家在湖南湘潭。11月4日, 湘潭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带着戴春莲驱车前往荆州, 历经10多个小时, 阔别10年的母子终于团圆。

“见面时, 儿子就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 胡子拉碴, 面黄肌瘦, 问他话, 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戴春莲说, 当时几乎不敢相认。赵谦虚说, 自己的样子把老母亲吓着了。也难怪, 他离家前约65公斤, 现在不到50公斤, 右脚上缠着纱布, 双手还拄着拐杖。

如今, 赵谦虚在湘潭一家医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 人也显年轻了很多, 但面临近1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 一家人团聚的喜悦, 又变成愁眉不展。戴春莲说: “我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 住着廉租房; 孙子今年才找到单位上班; 亲戚朋友也已经借遍, 该如何是好啊!”

“希望有好心人能够帮助我。我的愿望就是能有钱治疗, 保住腿, 然后好好工作, 来孝敬我的老母亲! 我太对不起她了!” 赵谦虚边说, 边在病床上作出作揖的动作。

被骗进黑砖窑

赵谦虚的无声无息, 其实是有原因的。

2008年春节过后的一天, 赵谦虚再一次决定去黑市卖血, 在经过广州火车站售票厅门口时, 他以为遇到了贵人——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招工, 声称他们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毛织衣服的大型跨国公司, 他自称是公司人事部。赵谦虚上前详细咨询。对方告诉他, 公司包吃包住, 新手由公司免费培训三个月, 培训期间月工资为1500元,

上厕所都有人守着, 只能上5分钟

“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做事, 晚上一直做到深夜才能睡觉。”戴春莲一谈起儿子的经历就忍不住落泪, 断断续续, 难以言全。

躺在病床上的赵谦虚给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补充讲述了详细经过。

赵谦虚刚到黑砖窑时, 还是冷天。那时, 天还没亮, 就要起床, 用自来水刷牙洗脸, 然后吃早饭。早饭就是一个菜, 不是水煮萝卜, 就是水煮冬瓜、水煮南瓜、水煮白菜。除了一点盐味, 就是菜汤上有点油。然后, 他们被七八个看守人员带去砖厂做事。赵谦虚刚来, 做的是搬砖的工作。

工人们在干活时, 不能互相交谈。“我开始不知道, 一说话, 立马就被制止。我不服气, 多说了几句, 立马就招来一顿打。后来, 也就不敢说了。”

于是, 大家只好埋头做事, 从早做

到晚。到了吃中餐和晚餐时, 赵谦虚才知道, 跟早餐一样, 虽然饭让人吃饱, 但菜还是只有一个。再后来, 赵谦虚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每餐只有一个菜, 虽然每餐不同, 但基本上是水煮萝卜、水煮冬瓜、水煮南瓜、水煮白菜这四个菜在轮换。而沾荤的机会只有过年时, 而且是长了毛的肥膘肉。

吃了中饭后, 工人们有一顿抽烟的工夫休息。吃了晚饭后, 工人们却还要接着干到很晚。“吃完晚饭后, 起码还要干四五个小时。”赵谦虚回忆, 一天起码要干十五六个小时体力活。

干活时, 还不能太慢, 否则, 看守人员就会拿着木棍或铁链子抽人。“就连上厕所时, 看守也会跟着, 而且, 限定只能上5分钟时间。”

想喝水时, 只能就着水龙头去喝几口。衣服烂了, 也只能继续穿着。最多,

